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一十六

肉　皮膚

骨　筋

脉　髓

腦　血

膏

肉

說文曰脢音梅背肉也胂音身夾脊肉也𦠆寄肉也

釋名曰肉柔也

禮記檀弓下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號之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

左傳宣公十二年曰楚子北師次于郔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

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戰若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

史記曰晉公子重耳在齊五年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引戈欲殺子犯子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子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

呂氏春秋曰齊有人一居東郭一居西郭卒而相遇飲

酒曰須肉各抽刀自割相啖乃至于死

交州名士傳曰張重字仲篤舉計漢明帝易重問何短小重曰陛下欲得其才將稱骨度肉也

唐書曰先天中有王知道母患骨蒸醫云須得生人肉食之知道遂密割股上肉半斤許加五味以進母食之便愈

黄帝素問曰脾主肉久坐傷肉脾熱者色黄而肉軟楚辭大招曰豐肉微骨體更娟

皮膚

釋名曰皮被也被覆體也膚布也布在表也

禮記曰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衣取蔽形長毋被土

毛詩碩人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之肌膚若冰雪

商子曰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腹苦其心意勞其

四肢

抱朴子曰素顔紅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聽

列異傳曰蔡經與神交神將去家人見經詣井上飲水上馬而去視井上俱見經皮如虵蜕遂不還

西京雜記曰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悦長卿之才而越禮焉

新論語曰髮生於皮去髮而皮不知

王子年拾遺録曰燕昭王三年廣陵之國去燕七萬里

或云在扶桑之東獻善儛者二人一名提波一名携漢並玉晳凝膚輕氣馥綽約婉妙絶古無倫

語林曰賈充問孫皓何以剥人面皮皓曰憎其顔之厚也

骨

說文曰骨體之質也肉之核也

釋名曰骨堅而滑也似木枝格

孝經援神契曰周道衰路有肌骨血成池

史記曰楚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告莊王王問曰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

又曰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

帝王世紀曰殷時有仙女名昌容隅肉見骨

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為廣漢太守先是雒縣城南每陰雨常有鬼哭聲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

者多寵乃勅縣葬埋由是即絶

晉書曰桓温生未期温嶠見曰此兒有竒骨相可使啼

嶠曰真英物也因名温

尸子曰徐偃王有筋無骨

公孫尼子曰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

燕丹子曰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武陽骨勇之

人怒而面白

賈子曰文王晝卧夢人登城呼曰我東北陬槁骨也速

以人君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令以人君葬之吏曰以五大夫葬之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故背槁骨况生人乎乃下信其上

孔叢子曰孔附謂陳王曰梁人有楊由者伎巧過人骨騰肉飛

國語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一節專車使問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其骨專車此為大矣

新序曰文王之葬枯骨無益衆庶衆庶悅之恩義動人也

列仙傳曰甯封黃帝時陶正有神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之教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骨時人葬之謂之封子

列異傳曰蔣子文漢末為秣陵尉自謂骨青死當為神

西京雜記曰戚姬以百錬金為彄環照見指上骨彄革侯

王子年拾遺録曰沐胥國人忽復化為老叟俄而即死

臭爛盈屋人有除燒其骸骨於糞土之中復還為人矣

搜神記曰有談生無婦有女來為其婦三年生一兒曰慎勿以火照我三年後可照生盜照之腰以上皆肉腰以下但枯骨婦求去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親有王蒙者單獨常為蔡公所收養蒙長纔五尺似為無骨登牀輙令抱上

扶南傳曰頓遜國人死鳥葬或火葬鳥葬者病困便歌舞送郭外有鳥如鵝緑色飛来萬許啄食都盡歛骨焚

之沉於海水山必生天上烏若不食自悲傷乃就火葬
取骨埋之
世説曰王右軍目陳元伯塊壘有正骨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皓體陳露弱骨豐肌
筋
説文曰筋體之力也可以相連屬作用也
釋名曰筋力也肉中之力氣之元也
禮記曲禮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左傳哀公上曰衛太子禱曰敢告無絶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

公孫尼子曰多食苦者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

韓子曰淖齒之用齊擢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

論衡曰命富之人筋力自强命貴之人才智自高

物理論曰夫清忠之士乃千人之表萬人之英得其人事易於反手不得其人則難於拔筋

脉

釋名曰脉幕也絡一體也

史記曰扁鵲以長桑君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臓病結特以診脉為名耳

又曰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居二日半簡子寤

又曰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宫門下曰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扁鵲曰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温也中庶子聞入報虢君虢君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扁鵲曰若太子病者所謂尸蹷者也是以陽脉下遂音隊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内行下内皷而不起上外絶

而不為使上有絶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絶陽色廢脉亂形静如死狀太子未死也

又曰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

又曰齊太倉公淳于意少而喜醫吏師同郡元里陽公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詠奇（音羈）咳（音頦）術揆度陰陽詠病知人死生

漢書曰王莽得翟義黨王孫度使太醫與巧屠共刳剥

之度量五臟以竹筳音庭導其脉知其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後漢書曰郭玉為人善别脉知人生死章帝令童男着女子之衣詐云其病使玉診脉玉曰此女雖言病據脉陽盛隂微臣謂非女子帝善之

三國典畧曰周武帝不豫止於雲陽宫内史栁昇私問姚僧坦曰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非愚所及凡庶如此萬無一全

鶡冠子曰魏文侯問扁鵲曰子昆弟三人並醫其孰最善扁鵲曰長兄視神故名不出家仲兄視豪毛故名不出閭鵲針人血脉救人生死名聞天下

燕丹子曰田光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

論衡曰王莽時省五經平章句弟子郭畧夜定舅記死於燭下精思不任脉絶氣滅

崔元始正論曰風俗者國之脉訴也年穀如其肥膚肥

膚雖和而脉詠不和亦無為休也

髓

說文曰髓骨中脂也

史記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後五日復見望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能及在血脉鍼石所能及在腸胃酒醪之所能及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也今疾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又曰勾踐頓首再拜荅子貢曰孤甞不料力乃與吴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

帝王世紀曰紂斬朝涉之脛而觀其髓酈善長水經注曰淇水歴汲郡西南出朝歌城西北東南逕朝歌臺下俗謂之𣹢河水也紂在臺見老人將渡水而沉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畏寒紂乃於此斮脛而視髓

腦

左傳僖下曰晉文公夢與楚王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杜預注曰腦能柔物

春秋元命苞曰腦之為言在也人精在腦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五結切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

史記曰昔趙襄子以其姊為代王妻後與王遇於句注之塞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

三國典畧曰齊南陽王綽與齊王俱五月五日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嫡故貶之為弟俗云其日生者腦不壞爛死後踰一年方許收殮毛髮不落如生人焉

神異經曰西荒中有人長短如人着百結敗衣手足虎爪名樸豹見人獨自輙就人欲食腦先捕虱人伺其卧舌出槃地丈餘便燒石投其舌於是絶氣而死若不如此寤而輙食人腦

列異傳曰陳倉有得異物其形不類猪不似羊莫能名

以獻秦穆公道遇二童子曰此名為蝹述常在地下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燒其頭蝹音禖

西京雜記曰廣陵王胥有勇力恒於别囿學格熊後遂空手搏之陷腦而死

血

釋名曰血濊也流濊日也濊呼會切

禮記檀弓曰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

左傳莊公八年曰齊侯田于貝丘傷足喪屨反誅屨於

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

又成公上曰齊晉將戰郄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張侯曰余病矣郤至曰自師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今人謂朱黑殷也言血多汙車輪後不敢息也

春秋考異郵曰龍門之下血如江宋均曰龍門戰在魯桓十三年

易屯卦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尚書武成曰紂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孔安國注

曰流漂
舂杵

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血氣方剛戒之在鬬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漢書曰申屠嘉為丞相鄧通居上傍怠慢嘉為檄召通責曰朝廷者高帝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血出不解文帝度嘉已困通持節召通而謝嘉

漢書曰息夫躬坐詋詛下獄仰天大呼血從鼻出食頃而死

東觀漢記曰逢萌隱瑯琊不勞山非禮不動聚落化之北海太守遣吏奉謁萌不諾太守遣吏捕之民相率以石擿吏皆流血奔走

又曰耿秉為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及薨南單于舉國發哀剺面流血

謝承後漢書曰吴郡嬀皓字元起父為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閒輒出石叩頭其上流血覆面父繫得免

虞預晉書曰元康元年河間成都二王舉兵向京都朝廷北討徵嵇紹為侍中王旅不振敗績於湯陰百官侍衛莫不潰散唯紹以身捍寇兵交御輦飛矢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及定左右欲洗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又曰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著柱終柱末於二丈三尺旋復流下四尺五寸百姓咸稱其寃

晉書曰張軌傳曰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

人馮忠赴屍號哭嘔血而死

又曰桓溫父彝為韓晃所害涇令江播預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伏都有膂力善尺牘攻石閔不克為閔所殺横屍相枕血流成渠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

又北燕録曰馮跋謚郡僚王有血流左臂跋惡之從事

中郎王乘因陳符命之應趺戒其勿言

南史曰蕭獻明母病風積年沉卧獻明晝夜禱祈時寒下淚為氷叩頭血出亦為氷不溜

陳書曰吳明徹殺王琳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

三國典畧曰齊主於凉風堂名孝昭第二子百年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曳以遶堂所行之處血皆遍地

又曰齊主將殺開府高德正召而謂之曰聞爾病我為

爾針以刀子刺之流血霑地

又曰周師圍江陵謝答仁請守子城梁主即授城内大都督既而名王裒讓之裒以為不可答仁請入不得嘔血而去

唐書曰王君廓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高祖大悦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廷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皇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勣遏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

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

又曰輔公祏據江東反發兵寇壽陽命李孝恭為行軍元帥以擊之孝恭自荆州趣九江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見憂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筭以致盌音椀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徵

又曰李思摩頡利族人也授右衛將軍從征遼東為流

矢所中太宗親為吮血

又曰李子慎誣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見其着緋衫覆面牀下泣涕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又曰玄宗幸蜀次馬嵬名左相韋見素見素出店為亂兵所撾頭血流地上遽令壽王傳詔止之

又曰天寶十五年安禄山下將蔡希德攻陷常山郡執太守顔杲卿長史袁履謙殺掠人吏萬餘人城中流血

又曰竇軌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其部衆無

貴賤少長不恭命即立斬之每日被事多所鞭撻流血滿庭見者莫不股慄

又曰劉審禮丁父憂去職及葬跣足隨車流血灑地行路稱之

又曰牛徽為吏部員外郎巢賊犯京師父蔚方病徽與其子自扶藍音監輿投竄山南閤路險狹盜賊縱横谷中盜擊徽破首流血被體而捉輿不輟

莊子曰萇弘死乎蜀藏其血三年化為碧

燕丹子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

賈子曰炎帝黄帝異母兄弟各有天下之半戰於涿鹿之野流血漂杵

山海經曰禹堙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五穀以其地為臺相繇一名相仰

春秋後語曰燕太子丹豫求天下名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無

不立死者裴駰曰言以匕首傷人血出霑濡絲縷便立死讀如儒也

說苑曰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泣盡而繼之以血

幽明録曰王伯陽亡其子營墓得三漆棺移置南堈夜夢魯肅詰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公魯肅與弟爭墓後於坐褥上見數升血疑魯肅殺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一里

汝南先賢傳曰陽安令趙規與朗陵太守黄萌爭水規割指詛曰隨血所流入陽安界萌忿殺規小吏王朔復

判殺萌朗陵官屬又殺朔民於京山上為朔作祠壇每水旱輙往祈禱

博物志曰戰鬬死亡處有人馬血積年化為燐燐着地及草如霜露畧不可見人行或有觸着體便有光拂拭便分散無數又細咤聲如沙豆住久乃滅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燐音鄰又音吝

三輔舊事曰武帝發兵攻太子連鬬五日虎闗前溝中血没足

世説曰阮步兵居喪不率禮而志孝稱當葬母先食肫飲酒然後臨訣而哭直云人言窮我將窮矣因吐血一升氣絶不如人彌時乃蘇

膏

春秋元命苞曰膏者神之液

文子曰人受變化一月而膏三月而脉

異苑曰滿奮豐肥膚内潰裂每暑夏輒膏流汗溢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六至八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李炎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一十七

心

肝

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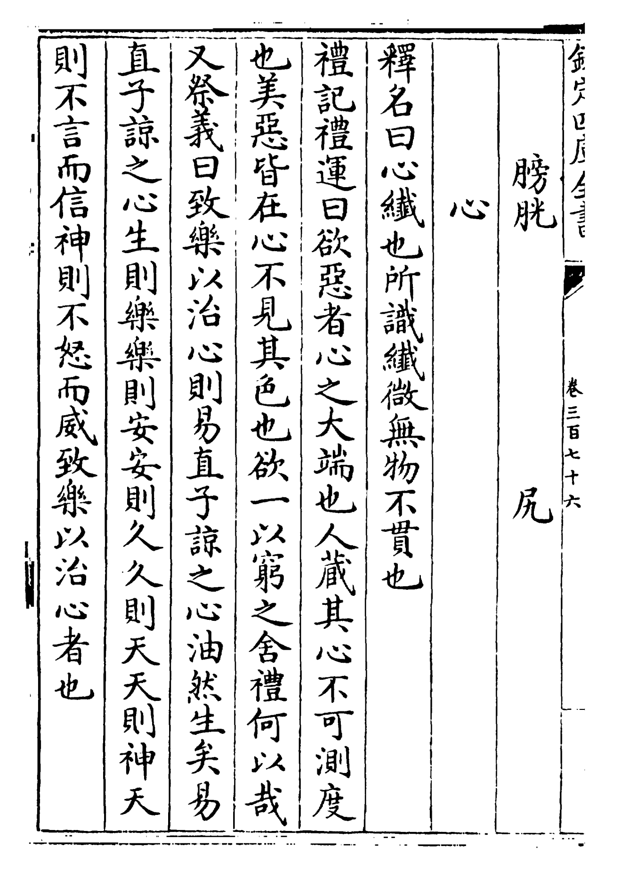
脾

腎

膽

胃

腸



膀胱　尻

心

釋名曰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也

禮記禮運曰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又祭義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又緇衣曰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又大學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左傳莊公曰楚武王伐隨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矣鄧曼歎曰王禄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音門木之下

又昭公五年曰周景王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

毛詩柏舟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又谷風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又小弁曰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又巧言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周易上繫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尚書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又太甲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拂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

又說命曰啓乃心沃朕心

又泰誓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千一心言同欲

又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又酒誥曰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

又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為偽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

論語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史記曰吳公子季札初使北過徐君好季札劒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於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劒繫之徐君塚樹去從者曰徐子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戰國策曰蘇秦為趙合從於楚威王曰秦虎狼之國不可親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揺揺然如懸旌無所終薄

漢書張耳傳曰上從東垣過柏人欲宿心動帝曰柏人者廹於人也不宿而去

又鄭崇傳曰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踈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東觀漢記曰許輔平原人為縣門下小吏縣令劉雄為賊所攻欲以矛刺雄輔前叩頭以身代雄賊等遂戟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賊以狀上詔書傷痛之

蜀志曰劉琮聞曹公来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衆南行諸葛亮與友人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於

此別遂詣曹公

晉書曰張華被誅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

又曰阮咸與籍為竹林之遊太原郭奕高爽為衆所推見咸而心醉不覺歎焉

又曰顧和王導為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釋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

鄉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

齊書曰陸慧曉匪躬清恪風神俊朗何點每歎曰慧曉心如月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又曰南陽宋元卿有志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

南史曰賀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名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唐書曰憲宗問宰臣為理之要何先裴垍對曰先正其心上深然之

又曰魏州節度使田布以牙將使憲誠離間三軍度衆終不為用乃盗表陳情號哭拜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絶

又曰昭宗龍紀元年杭州刺史錢鏐攻宣州下之擒劉浩剖心以祭周寶

國語曰觀其容而知其心矣

又曰諺曰衆心成城

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管子曰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修理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

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署梁十八日不返晏子往見公曰夫子何遽得無有故乎對曰國人皆以君安野而好獸公曰夫以獄訟不正則大士子牛存焉社稷宗廟不享則太祝子遊存矣倉廩不實申田存矣國家之有餘

不足則吾子存焉寡人有吾子猶心有四支故心得佚

晏子曰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令四支一日無心乎

公罷田而返

又曰崔杼殺莊公敢不盟者戟鉤其頸劍承其心晏子

不與盟而出上車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鹿生於山

野命懸於庖厨嬰命有所懸矣成節而去

又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

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

文子曰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寳也

列子曰魯公扈趙嬰齊同見扁鵲鵲曰公扈志强而氣弱足於謀而寡斷嬰齊志弱而氣强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救以神藥既寤如初於是扈反嬰齊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不識嬰齊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不識也

又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乃命龍叔

背明而立文摯從而向明裡望之旣而曰噫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通流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今聖智為病者或有此乎

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苗利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

又曰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子父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人也

莊子曰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

又曰萬惡不可納於靈臺司馬注曰心為神聖之臺

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鏡郭象注曰鑒物無錯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來即應去即止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己董安于心緩佩弦以自急

子思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孫卿子曰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支動靜皆

可為法

公孫尼子曰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於心

淮南子曰夫心者五臟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户者也

抱朴子曰昔西施心痛卧於道側蘭麝芬芳見者咸美其容

篤論曰杜恕與宋權書曰吾年五十不見廢棄者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便刳心著地正數斤肉耳

何足有所明耶

傅子曰心有管籥須言而發

又曰人皆知滌其器而莫知洗其心

異苑曰鄭元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元過樹陰下假寐夢見一父老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精洞典籍融嘆曰詩書禮易皆已東矣

列女傳曰王子比干諫紂以為妖言妲已謂曰吾聞聖人之心七竅竅有九毛遂剖視之

括地圖曰無咸民食土死即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復生去玉關四萬六千里

風俗通曰俗說無恙無病也凡人相問無病也案易傳上古露宿恙虫噬食人心凡相訪問曰無恙乎非謂病也

世說曰魏武云人欲危己己輙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刀密来我側我必心動使戮汝但勿言當厚相報懷刀者信焉遂斬之謀逆者挫氣

又曰簡文帝入華林園顧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梁想覽魚鳥自来見親

諸葛亮書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肝

說文曰肝火藏也

釋名曰肝幹也於五行屬木故其體狀有枝幹也凡物以木為幹也

樂動聲儀曰五藏肝仁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

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而有枝葉

史記曰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

漢書曰蒯通説韓信曰今劉項分争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

又曰息夫躬絶命辭曰涕泣流兮雚蘭心結愲音骨兮傷

肝

魏末傳曰諸葛誕殺文欽及城陷欽子鴦虎先入殺誕

噉其肝

續晉陽秋曰會稽太守謝琰拒孫恩恩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馬琰墮地遂殺之高祖左里之捷生禽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凉録曰馬權兄為凉將綦毋詡所殺權後殺詡食其肝

括地圖曰細民肝不朽死八年復生穴處衣皮

莊子曰盜跖居太山膾人肝而食之

呂氏春秋曰衛懿公有臣宏演有所使翟人攻衛殺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見肝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褾音幖因自殺先出其肝內公之肝齊桓公聞之復衛高誘注曰褾表也

賈子曰武王伐紂紂鬬而死棄之王門外民㣲其腹蹙其腎踐其肺覆其肝武王以幃守之民褰而入以石抵之者猶未止

唐書曰天寶三年有星如月墜于東南墜後有聲京師訛

言官遣振捕人肝以祭天狗人相恐畿縣尤甚發使安之

談藪曰徐摛好為體語嘗體一人病癰曰朱血夜流黃膿晝寫斜看紫肺正視紅肝

肺

說文曰肺水藏也

釋名曰肺勃也其氣勃鬱也

毛詩蕩桑桑曰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博物志曰鏐音留民其肺不朽百年復生

白虎通曰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殺成萬物故肺象金色白繫於鼻

脾

說文曰脾金藏也

釋名曰脾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氣主化穀也

陳思王辨道論曰甘始論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努行也

白虎通曰脾之為言併也所以併積氣

又曰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土尚任養萬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黄繫於舌

腎

說文曰腎水藏也

釋名曰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脉也

尚書盤庚曰今我其敷心腹腎腸歴告爾百姓于朕志 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姓以告志

文子曰腎主鼻

白虎通曰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黒陰故腎雙

膽

說文曰膽連肝之府也

史記曰吳既赦越王勾踐返國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卧即仰飲膽曰汝忘會稽之恥乎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容貌短小心膽烈從太祖為帳下吏

又曰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程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太祖從之紹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賁育

又曰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地衆十餘萬諸將以為不可敵公曰紹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土地雖廣糧食豐適所以為奉吾也

吴志曰吕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對

曰朱然膽有餘愚以為可任蒙卒權假朱然節鎮江陵

又曰朱然長不過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其所文彩

唯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存戰場臨急膽定尤

過絶人

管輅别傳曰輅年十五琅耶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欲

見輅輅造之客百餘人有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府君

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少年膽未堅剛懼失精神若

欲相觀先飲三升清酒然後敢言子春大喜酌三升獨

使飲之於是輅與人人對荅言𠑽有餘

趙雲别傳曰雲字子龍先主入益州雲留守營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黄忠以為可取過期不還雲將數十人出圍視忠值曹公揚兵大出為前鋒所擊且却公軍散走已復舍人陷敵還入營更大開閉偃其鼓公疑人有伏兵引去雲皷震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因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先主明日自来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多是膽

宋書曰太學會稽魏淮以才學爲王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淮皷成其事太學生盧義邱園賔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目中矣及融誅召淮入舍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謂淮破膽

唐書曰武懿宗安撫河北諸州先是百姓有脇從賊者得後歸來懿宗以爲同反盡生刳取其膽然後行刑血流楹前言笑自若

又曰孫思邈對盧照隣曰膽欲大而心欲小

黄帝素問曰膽者中心之官斷決出焉

白虎通曰膽者肝之府肝者木之精主仁仁者苦不忍故以膽斷是以仁者有勇故斷膽也肝膽異處何以其相為府也肝者木精木之為言牧也人怒死色不青目振張者是其效也

西京雜記曰秦有方鏡廣四尺髙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来即見腸胃五臓歴然人有疾病在内則掩心照之即知病之所在女有

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帝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

殺之

世說曰姜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

胃

說文曰胃穀府也

釋名曰胃圍也受食物也

春秋元命苞曰胃者脾之主府禀氣胃者穀之委故脾

禀氣也

魏畧曰陳思王精意著作食飲損減得反胃病也

物理論曰腹胃五臓之府陶冶之大化也

腸

説文曰腸大小腸也

釋名曰腸暢也暢胃氣去滓穢也

史記曰聶政刺殺韓俠累因自披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又曰衛綰為中郎將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

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

後漢書曰董卓將兵擊韓遂詔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弊腸狗態言羌胡心腸弊惡情態如狗也臣禁不能止

魏畧曰丁冲為司隷校尉後數歲遇諸將飲美不能止醉爛腸而死

吳書曰孫堅母懷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告隣母母曰安知非吉徵

梁書曰王偉嘗為侯景作檄檄湘東王及景敗獲偉王怒釘其舌抽其腸而死

抱朴子曰欲得長生腸中清欲得不死腸無屎

白虎通曰大腸小腸心之府也主禮禮有分理腸亦大小相承受也

王子年拾遺録曰北有浣腸之國從口中引腸出出而浣濯之更易其五臟浣畢嘯傲而飛焉

楚辭九章曰惟郢路之遼遠腸一夕而九廻

膀胱

廣雅曰膀胱胃之脬音胞

釋名曰胞靴步交切也靴虛空之言也主以虛承水汋也或曰膀胱言體短而横廣也脬與胞同音

春秋元命苞曰膀胱者肺之府也肺者斷决膀胱亦常張有勢故膀胱决難也

尻

說文曰脽尻也脽音誰

釋名曰尻寥也所在寥牢深也

漢書曰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黄頭郎推之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尻上而居革帶之下處也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隂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文帝甚悅尊幸之

王隱晉書曰成都王攻洛大駕幸北城觀上看孟玽軍人擘尻面天子玽土背切後大人降長沙王以玽軍人辱帝東市斬之

晉中興書曰胡毋輔之子謙之醉與父語常呼父字輔之亦不怪也常窺輔之厲聲曰彥國老年不得為尔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遽呼入與共飲酒其為放達如此

京房易妖占曰人生子無尻國主以仇亡

淮南子曰北方人下尻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七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十八

長中國人 長絕域人

長中國人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長君乘金而王其民洪白長大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

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

史記曰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窺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廼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

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以為大夫

漢書曰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

又曰車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悦之

又曰金日磾父以不降見殺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黄門養馬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麗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以本狀對上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

又曰王商長八尺餘身體洪大容貌絶人單于來朝見

商而拜

又曰王莽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大車駟馬建虎旗載霸詣闕卧則枕鼓以鐵著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

又曰朱雲字子游魯人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廼變節從博士白子反受

易

東觀漢記曰馮勤字衛伯魏郡人曾祖父陽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萬石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偃知長不滿七尺常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為子汎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

又曰賈逵長八尺二寸京師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華嶠後漢書曰趙一字元淑漢陽人體貌魁梧身長八

尺美鬚眉望之甚偉

范曄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延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絹遂上升天占者以為吉及身長六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鼎

又曰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元大會賔客元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

又曰郭林宗儀貌魁岸身八尺聲如鍾

袁宏漢記曰長樂衛尉正騰其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魏志曰許褚字仲康長八尺餘大十圍容貎雄異勇力絶人

晉書曰羊祐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顔子也

晉書載記曰劉曜子允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

三十國春秋曰燕徵其東萊太守王鸞鸞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鐙燕王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食一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而能飽但才貌不凡堪為貴人可以一縣試之繇是拜逢陵長甚有治績

崔鴻前秦録曰鹿緼字處嘿西平人也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清辯善論雄武便弓馬孝友貞亮聲髙一時

車頻秦書曰符堅時有申香長十尺以上為拂盖郎

裴景仁秦書曰姚萇圍苻堅遣僕射尹緯詣闕陳事堅見緯貌魁梧志氣秀傑腰帶十圍瑰偉異常驚而問曰卿於朕世何所作為偉荅曰尚書令史堅笑曰卿宰相才也

宋書曰南郡王義宣為荊州刺史白晳美鬚眉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十圍

齊書曰王茂先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常見之嘆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

又曰劉善明平原人也長八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

北齊書曰肅宗孝昭皇帝諱演字延安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表望風迥然獨秀

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幼而俊邁聰敏絶倫博覽羣書尤喜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頎然有過人者

三國典畧曰寇儁歸老不復朝覲天王思與相見乃令

入朝儁身長八尺鬚髮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天王與之同席而坐因訪洛陽故事不覺屢為前膝

唐書曰李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切直

孟子曰曹文公弟曹交問曰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淮南子曰朱儒問天高於修人曰吾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也故凡問事必於近之者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見吳王僚僚望其顔色甚可畏長一丈大十圍眉開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胥知王好之每入言倍有勇壯之氣

帝王世記曰季歷之妃生文王昌身長十尺

又曰禹長九尺九寸殷湯長九尺

凉州記曰吕光字世明連結豪賢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寅印性沉重質畧寛大有度量時人莫之識唯王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

司馬彪序傳曰郎祖父高字元興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十圍儀狀魁岸行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影附焉

祖冲之述異記曰符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人張靖曰今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妖妄召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蒲坂津監登於河中流得大屐一隻長九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七寸

瑯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大君子甚長而大大

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伐宋也

世説曰滿寵寵子偉偉子奮皆長八尺

長絶域人

河圖玉板曰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吐凋國人長三丈五尺從北以

東千里得中秦人長一丈

龍魚河圖曰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天中有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盖五丈餘也

又曰秦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足跡六尺衣厖服見於臨洮天戒秦曰勿大行暴虐之道將受其禍云

左傳文下曰冬十月敗長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得臣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

公羊傳文公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齊王子城父殺之一者之魯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穀梁傳文公曰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也兄弟三人迭害中國得臣善射射中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春秋考異郵曰長狄兄弟三人各長百尺狄者隂氣時周室衰陰盛之象也

家語曰吳伐越隳會稽獲巨骨一節専車載焉吳子使来聘魯以問孔子孔子曰丘聞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専車客曰防風何守也子曰枉罔之君守封嵎之山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枉罔氏於周為長翟氏今曰大人客曰人之長極幾何子曰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

魏畧曰天竺國人皆長一丈八尺車隣國男女皆長一丈八尺

魏志曰咸熈二年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六寸白鬓着黄單衣戴黄巾呼人王始語云今當太平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羣聖居之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

而連六鼇合負而歸於是岱輿員嶠一山沉於大海帝馮怒侵減龍伯之國使小至伏羲神農時國人猶長數十丈

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一丈

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人曰横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傍蔭數國東極有大人斬木為策短不可杖釣魚為鮮不足充餔

山海經曰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堂有一人蹲其上張其兩臂

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牽一黄犬把一黄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神異經曰東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長箕頭箕頭駿煩亂也不飲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二百但吞不咋鋤格切此人以鬼為飲以霧露為漿一名天郭一名食耶吞食耶鬼一名黄父黄父鬼俗人依此名兩名之

又曰西北海外有一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飲天酒五天酒甘露也不食五穀魚肉忽有饑時向天乃飽好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之人言無路者高大不可為路也一名仁禮曰仁也一名信與天地同生而不沒故曰信一名神

又曰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鹽苦名曰聖一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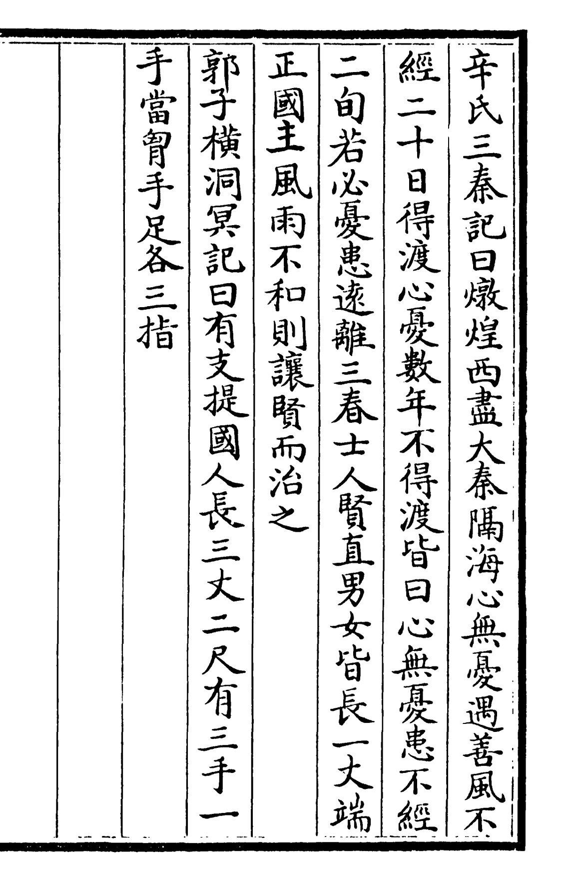
哲一名先通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

又曰東南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婦並高千里腹圍百輔（百輔圍千里也）天初立時使夫妻導開百川嬾不用意謫其夫妻並立東南男露其勢女彰其殺（勢殺陰陽）氣息如人不畏寒暑不飲不食須黄河清當復更使其夫妻導川

蜀王本紀曰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二十五丈六尺

括地圖曰大人國孕三十六年而生生兒白首長丈

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猿臂長脅好騎駱駝



辛氏三秦記曰燉煌西盡大秦隔海心無憂遇善風不經二十日得渡心憂數年不得渡皆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若必憂患遠離三春士人賢直男女皆長一丈端正國主風雨不和則讓賢而治之

郭子横洞冥記曰有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一手當胷手足各三指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十九

短中國人　短絶域人

肥　瘦

短中國人

左傳襄上曰臧紇救鄫侵邾敗扵狐駘臧紇武仲也鄫屬魯故救之狐

駘邾國人誦之曰我君小子侏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侏儒也

家語曰高柴齊人字子羔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居魯見知

史記曰秦倡侏儒優旃始皇時置酒天雨陛楯者沾寒優旃哀之乃大呼曰陛楯郎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始皇乃使得相代

漢書曰嚴延年為人短小精幹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

通於政事能繼也

又曰樓護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

又曰東方朔待詔公車奉祿薄侏儒得省見久之朔紿音駘侏儒師古曰侏儒短人也騶廄之御騶也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侏儒皆號

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名問何恐侏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上大笑因待詔金馬門

又曰郭觧為人短小恭儉諸公以此重之

又曰蔡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常兩吏挾乃能行

又曰張蒼不滿五尺蒼父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穀長六尺餘

又曰宣帝時渤海盜賊起上以龔遂爲太守召見遂形貌短小帝見心内輕焉及對賜黄金乘傳去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周滂字次彦世祖到常山問可治兵者誰滂舅以滂對世祖見滂短小以爲不能將帥滂對有詞理拜頴川府丞

東觀漢記曰張重日南計吏形容短小明帝問云何郡小吏答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

袁宏漢記曰隂后短小舉止時有失儀左右掩口而笑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胆烈從髙祖為帳下吏

魏氏春秋曰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徹

吳録曰張蕃字仲輔為人短小顧譚以短戲之曰侏儒侏儒有何德令我思君罔極

臧恭緒晉書曰山濤子淳元尫疾不仕世祖聞其短小而聰敏欲見之濤面答淳元自謂形容宜絶人事不肯受詔論者竒之

沈約宋書曰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

劉璠梁典曰徐摛起家太學博士周捨舉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不堪此選乃為晉安王侍讀

崔鴻前涼録曰宗醜字仲業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樸不好華競形狀短小體有鱗甲仕至西平太守

三國典畧曰齊孟業有盛名初司州牧清河王岳聞業名名為法曹見其容貌短小笑而不言及尋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决斷之明可謂有過軀之用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迎晏子晏子

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狗門入王曰今齊無人耶使子為使晏子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謂無人使賢者使於賢國不肖者使於不肖之國以嬰為不肖故使王耳

孫卿子非相曰帝舜短周公小楚棄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不勝衣而定楚國

說苑曰齊遣淳于髡到楚為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中七尺

之劒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翫共飲酒

博物志曰齊桓公獵得一鳴䳈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著白圭之袍帶劒持刀罵詈瞋目又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羣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荅曰昔秦胡充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傷折版齒昔李子敖於鳴䳈嗉中游長三寸三分

纂文曰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二寸亦出王充論衡

古文瑣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丈夫賓於

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俛晏子曰則如是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俛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

方言曰鯊䆉䈪{指}短也江湘之會謂之鯊{昨啓反}又曰𤸷桂林之中謂短䆉東揚之間謂之俯{今俗呼小爲𤸷䆉短也俯言俯視因名云}

汝南先賢傳曰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有晏子之風

陸允廣州先賢傳曰徐徵字君外爲人短小果敢

劉彦明燉煌實録曰汎潛字世震博學善屬文爲人短小弱冠屢陳損益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其親有王蒙者單獨常爲蔡公所收養蒙長纔及三尺似爲無骨登牀輒令人抱上

桓譚新論曰諺云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

短絶域人

詩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

家語曰孔子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國語同

魏畧西域傳曰短人國在康居西男女皆長三尺衆甚多康居長老傳曰常有商行迷惑失道而到此國國中甚多珠夜光明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魏志曰倭南有侏儒國人其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里

列子曰從中州以東三千餘里得焦僥國人長一尺六寸東北極有人名竫音靖人長九寸

山海經曰周饒國為人短小著冠帶一曰僥焦國郭璞曰其人三尺

漢武故事曰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名東方朔問朔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謂上曰王母使臣來告陛下求道之法唯有清淨不宜躁擾復五

年與帝會言終不見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長一尺圍如長朱衣玄冠乘輅車導引有威儀人遇其乘車並食之其味辛楚終不為虫豸所咋並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蟲

又曰西海之中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自然有禮好經論跪拜壽三百歲人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鵠鵠遇吞之上壽三百歲在鵠腹不死而鵠一舉千里張華注曰此陳章對齊桓公云西海之外鵠國男女皆七寸也

廣南志曰東方有人長三尺君長出行導衛威儀有若中國人又有小人如螻蟻手撮之滿手得二十枚

外國圖曰焦僥國人長一尺六寸迎風則偃背風則伏眉目俱足但野宿一曰焦僥長三尺其國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三萬里

王子年拾遺記曰員嶠山有陁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

廣延之國人長二尺

郭璞山海經圖賛曰焦堯極麼門可反靖人唯小四體俱

足眉才了

肥

說文曰肥多肉也腴腹下肥也

禮記禮運曰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

左傳哀下曰魯哀公至自越郭重僕孟武伯惡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公與大夫始有惡

公羊傳宣公曰楚莊王圍宋子反乘堞而窺宋城見華

元曰何如華元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吾聞圍國者鉗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容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惡則矜之小人見人之惡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情也

家語曰弱土之人肥

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畆獨與兄伯常耕縱平遊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不視家產曰亦食糠覈耳音紇京師人謂粗屑

為紈頭也有叔如此不如無叔伯聞逐其婦

又曰張蒼當斬觧衣伏質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于沛公赦勿斬

東觀漢記曰梁鴻妻同郡孟氏女狀醜而肥力舉石臼擇對不嫁願得如鴻者因後為鴻妻

謝承後漢書曰梁國車成字子威凡恩都為赤眉賊所得欲臠之成叩頭曰兄瘦我肥欲得代之賊感其義俱放之

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腰帶十圍力能扛鼎

又曰東平王蒼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詔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

又曰尸董卓於市天時暑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

後漢典畧曰馬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

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魏志曰司馬懿奏免曹爽桓範踰城出為爽畫三策爽不能用範怒爽曰肥奴曹子丹好人生卿五六頭肉今桓範隨卿滅門也

晉書曰王戎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

晉中興書曰兖州既有八伯之號其後更置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淵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陳留史疇以大

肥爲太伯散騎侍郎髙二套嶷以佼妄爲猾伯廬陵太守羊曼以狠戾爲璪伯蓋擬古之四凶

晋書曰孝武即位桓温入朝拜髙平陵問左右殷清形狀答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

後趙書曰王洛生石勒欲挫其權豪洛生在獄自剌腹深五寸洛生肥𦜕不陷中重以刀潰其腹出胃而死

宋書曰前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並聚之殿内毆捶陵曳無復人理始興王休仁及太宗山陽王

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尤肥號為猪王

又曰沈昭畧性狂儁不事公卿甞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耶何乃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瘦以勝肥狂又勝癡

又曰范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鬢善彈琵琶能為新聲

梁書曰安陵王大春字仁經博涉書傳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

隋書曰王世績字闡熈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俊傑之表

尸子曰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其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王之言則又思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王之言勝故肥

韓子曰子夏見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曾子曰

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胸臆今先王之義勝故肥

淮南子曰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往來也適子懐於燕慈毋喻於荆情相往來也

吳質别傳曰詔特進而下會質閤曹真肥朱鑠臞質召俳優使説肥臞真曰卿欲陪典將過我耶遂爭而罷

諸葛恪别傳曰孫權常問恪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脩已而已

異苑曰晉司隸校尉髙平滿奮字武秋豐肥膚内潰裂每至暑夏輒膏汗流溢其有愛妾夜取以燃照炎灼發于屋表奮大惡之悉㪅而埋之曁永嘉之亂為胡賊所燒皎若燭光

會稽典畧録曰董孝治句章人家貧採薪供養得甘果奔走以獻母母甚肥隣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㾼不孝子疾孝治母肥常苦辱之孝治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鳥獸助其悲號喪竟殺不孝子置冢前以祭詣獄自繫

會赦得免

方言曰益梁之間凡諱其肥𡗩謂之䐢如掌切肥貌也

博物志曰京邑有一人失名姓食噉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彼縣令故義共傳食之一二年中一鄉為儉

張顯誓曰古諺文堯舜至聖身如脯腊桀紂無道肥膚三尺

語林曰孟業為幽州其人甚肥或以為千觔武帝為稱

之難其大臣乃作一大秤掛壁業入見武帝曰朕欲自
秤有幾觔業荅曰陛下欲秤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
秤業果得千觔
世説曰太祖父嵩在太山太祖令太山太守應劭送家
詣兖州陶謙密遣數十騎掩捕嵩家俱穿後垣先出其
妾肥不出逃於厠與妾俱被害
又曰庾公造伯仁曰君何所欣悦而忽肥庾曰君復何
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虚日來滓穢

日去

物理論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

瘦

釋名曰省瘦也臞省約少之言也說文曰臞妾也瘠瘦也

周禮地官司徒曰墳衍之人晳而瘠

左傳襄三年曰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豫曰國多寵王弱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氷大夫受氷而牀焉重繭衣裘禮記玉藻曰纊為繭緼為袍也鮮食寢楚子使

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漢書曰張湯子安世安世孫敬為霍氏外屬婦霍氏反當相坐安世瘦臞形於顔色帝宣赦敬以慰其意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自遭大憂及新野君仍喪諸兄常悲傷思慕羸瘦骨立不能自勝

又曰罷萌字明兄為赤眉所得欲啖之萌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

謝承後漢書曰楊彪見漢祚將移遂稱脚攣不復行積

十餘年後子脩為曹操所殺曹見彪問曰公何瘦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獻帝春秋曰司空攻呂布於下邳呂布登西北白樓上城陷士擒以詣司空布曰明公何瘦司空曰所以瘦不早相得故耳司空曹操也

三輔決録注曰張氏得鈎何氏得算故三輔舊語曰何氏算張氏鈎何氏肥張氏瘦言何氏有肥人輙貴瘦人

輒賤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故二族以鈞䇺知凶吉以肥瘦知貴賤

文子曰神農形顇堯瘦將欲利萬人也

韓子曰宓子賤治單父有子見之曰何瘠也曰官事急憂之故臞有子曰昔舜鼓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單父細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故無術御之雖瘠臞未有益也

世說曰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問曰

卿何以更瘦徐廣晉記曰鄧遐勇力絶人氣葢當世人方樊噲為桓温參軍數從征伐為冠軍將軍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温既懷耻忽見忌憚遐因免官遐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述異記曰甄法崇永初中為江陵令在任嚴明于時南平繆士為江安令喪官至其年末崇在廳事上忽見一人從門入云繆江安通法崇法崇知士已亡因問卿貌何故瘦答曰我生時所行善不補惡今繫苦役窮劇理

盡

魏明帝詔曹植曰王顔色瘦弱何意耶腹中調和不今者食幾許米又啖肉多少見王瘦吾甚驚宜當節水加飡答詔表曰近得賜御食拜表謝恩尋奉手詔愍臣瘦弱奉詔之日涕泣横流雖文武二帝所以愍憐於臣不復過於明詔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八